

神靈繞境

長串鞭炮霹靂響，紅燈籠自拱天宮前掛出。抬轎人揹著「勇」字將鑾駕哼哼扛上肩，眾聲簇擁，一雙雙篤定眼神聚集著。

「進哦！進哦！」前方齊聲叫嚷，聲音迅速傳開，群情跟著激動了起來……

夾在人群當中靜默行走，諸多雜念不斷浮現——關於人、神、信仰；靈魔、道德以及價值觀……，漫漫長路，所有相連或無關的人事物盡皆湧來，於眼前鋪展成另一種景觀。

花彩斗笠遮擋炎陽，法器亮熒熒經過，神靈的見證不絕於耳。

如何相信這世上真的有神？

心中的疑問再次浮出，隨著腳步不停衝擊意念——煙香自記憶裊裊飛出，一幕幕舉香跪拜畫面氤氳眼前——

印象中媽經常手持清香，於平常或特定日子面對神靈喃喃地禱唸，關於一家人的和樂，族群傳承以及風調雨順等願求，盡在其中被交待並獲得了庇佑。

神明於大人繪聲繪影威脅中強攻年幼心靈，好奇的眼眸一次次睜開、直視，又於長輩告誡中被迫收斂，多少頑皮習性因此被阻遏，不明所以卻不得不服從。萬物有靈，神鬼無處不在——在媽單純的信念中，只要不觸怒神靈，便可免於災難，寧可迷信超過，也不要有一丁點過失與不慎。小時候常見媽雙手合十，對著月亮虔敬地拜著：

「月娘媽——求祢保庇大家平安」

媽溫柔的目光如月一般皎潔，她相信好人必有好報，只要良善便能夠平安——見我和姐在一旁嬉鬧不當回事，她神情便莊嚴了起來：

「記住，對月娘媽不行失禮，否則會受到責罰——」

媽說不許用手指月亮，不然耳朵會被割掉。我和姐互望一眼，姐忍住笑，我則抬起頭瞧望著月光——冥冥當中似見神祕影像凝聚變化著。

真的不行指月亮嗎？

曾經不只一次偷偷試過，隔天一早醒來趕忙往臉頰旁一摸——幸虧耳朵還在！

或許其他神明就沒有這樣溫和！七爺八爺怒嗔著臉色，門神極其兇惡，廟裡神像也多半黑著一張臉，對於神鬼的認識因此有著嚴肅開端，見神明各司其職，童稚的心自然有著這樣的體認：大廟裡頭住著權位較高的大神，而居家及到處還有許多不知名的神須得要敬事。

媽的祭壇並不局限於神明桌，也對著門窗或床舖，一整年總有拜不完的名目。

媽的眼睛彎成半月形，她誠懇對待神鬼以及周遭每個人，從客廳到廚房，兼顧臥房及神明廳，純樸空間裡運行簡單的生活哲理，日子平順且滿足。那些在我和姐眼中可有可無的祭拜，卻是媽生活中的重要儀式，一早沒燒香便惶惶難安；初一十五更是慎重其事。敬天法祖，事奉鬼神，媽嚴格遵守，一點也不馬虎。

而媽口中的神對我來說還是太過遙遠——常忍不住問姐：「神明住在哪裡？」

「我哪裡知道啊，天上吧！」姐語帶著不耐煩——

「那鬼呢？」自小被灌輸的善惡觀念，神鬼總該有個區分！

「地下吧！問這樣多作啥！」

姐閉上眼，熄滅小夜燈——驀地屋內闖黑一片，張眼閉眼都在黑暗中——過不久身邊傳來沉重呼吸聲，顯然姐已入夢，留我獨自在夜幕中泅泳。暗夜於身邊流動而後緊緊包覆我——我緊縮著身體，想要緊挨姐姐，又怕將她吵醒！於是孤單無助像隻迷路小羊，想像兇禽猛獸張牙舞爪自四圍逼近，就要將我吞噬殆盡。這時多麼希望神明真的存在，夜深似海，漂流心靈亟需可以攀附的浮木——如果平常虔誠些就好了！

走了整個早上，兩腳已經有些酸，同行香客換了好幾批，各種愛恨和疾病於耳邊被談及——看似喜樂的隊伍以行走消解人間苦難，悲苦在哪裡，媽祖便往哪裡去——鑼聲變緩，神轎原地震動搖晃、鑼聲加緊，轎身越搖越快，神轎人員偏往一邊，隊伍便跟著彎轉——

媽虔誠依然，而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她明亮的眼眸蒙上一層水霧，眼角不經意便滲出淚來——煙香隨風，現實總將願求吹往另一頭……

媽一定是哪裡不舒服——那陣子和姐都察覺媽的蒼白，無意間也發現媽和爸越來越少交談。突然間整個家的氣氛都不對，環香繼續燃燒，媽一次次替神明、祖先斟上清酒，而爸的眼神卻一天天遠離。

姐忍不住忿忿著：「拜拜有什麼用！」

媽早晚三柱香，顫抖的手緊抓著願求，她深信神明總有最好的安排——望著餐桌上爸經常空著的座位，她佯裝輕鬆地說：「妳爸近來就是忙了些，真擔心他的身體——」

姐負氣將碗筷一放便就進房，留下我傻傻地吃著——

媽摸摸我的頭，直要我多吃點快快長大，過兩年就不用再拜床母了——

爸後來連衣服都不回來換了，家裡不再是他唯一想要停靠的港灣，精神奕奕的他看起來越來越年輕。那陣子媽又在餐桌上故作輕鬆，指著她左下巴那顆長毛的黑痣得意地說：「相命仙都說我這顆痣好，老來一定會好命！」

我抬頭看不出個所以然，姐則低頭悶聲地吃著。

而後媽又告訴我們她到廟裡抽到支好籤：「有燒香有保底，日子總是會平安順勢——」

姐咬著唇，欲言又止。

又一次，我寧願世上真的有神，因為媽真的很相信。

庭前玉蘭花清晨總會開幾朵，一個個花苞生於葉片當中，媽佇立樹下，見花苞微張，便將之攀折下來，灑點水置放於神明桌上的小盤——淡淡幽香隨煙環繞，媽虔誠跪拜，不讓當中沾染一點塵埃。

許是煙薰，或者生命自然有其命定的規律，媽神色看起來日益蒼老，精神明顯差了些。晚餐後，躺著陪媽聊天，不一會兒媽便昏昏地睡著，鐵窗外月光照臨，媽的臉一天天憔悴——之後姐到外地去讀書，屋裡頭更愈冷清。

月光照不著人間許多角落，不知何時開始，媽也忘了提醒我們拜月娘。

媽的尿液出現異常沉澱物，姐責怪起命運，媽則平和地說著：

「沒關係——糖尿病那樣多人都有，只要多燒香，好好地控制，就跟沒病一樣——」媽笑起來，眼睛眯成一條線，似如光采微弱的弦月。

白沙媽巡行路徑隨時更改，頭旗隊只得拚命往前不停地繞著，神轎走走停停，忽焉橫越馬路，大隊人馬跟著大轉彎——媽祖旨意和命運一樣不可猜測。

那年入冬天候不定，寒流突然敲門，媽以為爸回來了，將門打開，條地冷風撲了過來——媽未及防備的血管於體內爆裂開來——血液漫流，之前為門神擋在外頭的鬼怪盡皆衝了進來——

加護病房中，媽全身接連不明管線，憂慮於螢幕中閃跳——姐睜大眼睛，兩眼一眨，豆大淚珠濡濕了口罩。

那天姐帶我到廟裡燒香，兩人持香站在媽祖面前，一時竟不知要如何開口！

藻井雕出絢麗花鳥，彩鳳拱著將飛神人，石柱上蟠龍神態飛揚，天將神兵威風凜凜……，突然間，彷彿能意會媽長久來所嚮往祈求的境界。廟裡外川流信眾，馨香一柱柱被舉高，煙香挾帶祝願翳入天空。信仰剪黏出的視野，神光凝聚，祥雲朵朵駐留著。

媽醒了過來，回到我和姐的身邊，而被惡靈刺傷的身體再也無法復原，媽躺著，癱著，一陣陣暈眩似浪，堅定航行的小舟從此進入暴風圈。爸幾次回家，見媽躺臥病床，神情難過無奈。媽張大眼盯著爸看，兩眼空洞茫然。

媽意識一天天渙散，有時露出孩子般的神情，有時則顯出教人心痛的老態。庭外玉蘭花於枝頭上開了又謝，陣陣花香自窗外飄了進來。姐到廟裡求了平安符，掛在媽的胸前及床頭。

那陣子姐經常帶我到廟裡——原來燒香拜佛早已進入內心，成為脆弱時唯一的依靠，而叛逆意識裡仍有無法被說服的埋怨——神若有知，何以會讓這一切發生！或許當學習媽對神的態度——單純地相信與接受，接受神靈要我們經歷的一切；或許信仰並非靈藥，也非與神的交易，必須先相信才能有成效。

是這樣的嗎？一次次跪拜、求神庇佑，儘管強迫自己要相信，仍忍不住將媽的命運攤在神的跟前，祈望祂顯露足以說服人的神蹟。

而媽兩腳及意識一同萎縮，生命如何也踩不上彎繞的陡坡。

兩腳不停地走著，周圍有時嘈雜有時靜默。一樁樁人生故事於耳邊穿繞，悲喜交錯成大同小異的情節——陽光蒸出一身汗水，隨駕什音團傳來鑼聲，隱約提供踏踩的節奏。入夜行程繼續，隊伍於黑暗中行進，風陣陣襲來，趕路的燥熱消散，周遭泛起涼意。

進入北港境內，信眾更多，路邊掛起十幾層樓高的鞭炮，各路陣頭準備就緒——驀地雙炮塔齊放，道路被擠得水洩不通。金紙被光明燈引燃，放進萬年香火爐，住持法師誦念起經文，祈求聖母庇佑植福。然後火杓掏引聖火到白沙屯的火缸，送入香擔，貼上封條，不滅的靈力得以傳承。

廟口燈火通明，鞭炮聲不斷，信徒沿路跪拜，倭轎腳的人並列成三四排，所有熱情被點燃，整條路沸騰了起來。突然間，熱淚不自覺流出——如果媽還在，姐應會和我帶她到這裡，陪她一起趴在地上，誠敬攤開信仰，等候神靈親臨。

媽的生命船帆已然破損，任潮水一波波沖擊，她舌頭含在嘴裡，早先時還會發出一些聲音，而後那聲音像損毀的錄音帶，一天天字音難辨。試著複誦媽之前經常掛在嘴邊的字句：「媽——祖——婆，求祢——保——庇」

「保——庇」我張大嘴一次次緩慢發音——

媽嘴巴動了動，喉間似要推出一股氣流，聲音終究未被送出而石沉大海！

我將媽的手掌合握著上下擺動，試圖喚醒之前的記憶，而我手一鬆開，媽的兩手隨之攤在床沿。

媽下巴的黑痣和髮絲一起泛白，爸頭髮染得黑亮，站在媽床前，絲毫也喚不起媽的記憶——爸對著媽喊了幾聲，那聲音跌進時空深淵——爸搖搖頭，走了出去，跟等在走廊盡頭的女人走了。

炮聲安靜了，連續走了六天，兩腳似已失去知覺。接下來的路好是沉寂，生命樂章彷彿只剩下翻頁的聲音。感覺心跳，繼續踩著向前的腳步——呼吸，便是活著的意義。回程周圍人的對話變少了，也許是累，也許是原先的擔憂、抱怨都已獲得宣洩和移轉，鑼聲「匡鑿——匡鑿——」一個聲響拉回一幕往昔的印象——

媽臥病床上，擱淺的船隻再也無法出航，每次去看她，她只是靜靜地躺著，如月般沉默。

最後那幾天，媽的手腫脹了起來，血色轉成青紫，和姐緊握著她的手，感覺惡靈正在她體內，用力要將她拉離開——又一次，衷心盼望神靈真能夠降臨，在緊要時助我們一臂之力。

然而，神明並未現身，徒然讓一切持續地發生！我和姐跪在媽的身邊，姐抱著我，拍拍我的肩——或許這世上並沒有神，也或許這一切便是神要我們經歷的！

媽解脫了，生命終將回歸自然！

煙香裊裊，朵朵蓮花於火燄中痛苦燃燒，而後化成輕煙飛上天空……

頭旗、擔子被放下，於爐中添進檀香木與苦籽。再往前，經過西螺大橋，濁水溪於橋下潺潺奔流，一道道金光自雲層穿透出來——

媽祖駐駕通往慈后宮，神轎與香燈腳整裝待發，炮聲又響，鑾駕換成了八人大轎。四人輕便轎消失，媽祖轎在眾人護擁當中前衝，三進三出，於眾人高呼：「入哦！入哦！」聲中進廟。

廟門關上，媽祖被請出安坐，紅色布幔放了下來，令旗過火，信眾又殷切拜了起來……

獨自離開拱天宮廟口，一盞盞紅燈籠搖晃頭上——

「世上真的有神嗎？」疑問不自覺鑽出，跟著前行的腳步跌宕起落……

「匡鑿——匡鑿——」四面鑼迴繞不已——

昏暗中彷彿見媽雙手合十跪拜前方，另一頭，媽祖神靈離開軀體，於人間四處巡行……月娘無言，陪著我繼續望前走。